

美国私营监狱的生意经(下)

◆ 葵灿

对于私营监狱来说, 尽可能多地留住囚犯是它们确保利润的关键。由于司法赦免和减刑威胁到监狱盈利, 私营监狱就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说服政府官员和政党候选人, 为了能够让犯罪嫌疑人或犯人刑期得到彻底执行, 免除假释的权利。同时私营监狱企业通过游说, 推动议会通过相关法律, 加大对非暴力犯罪的监禁比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由 CCA 和 GEO 两家最大私营监狱企业及其同行组成的行动委员会, 从 1989 年开始为政党候选人提供的资金超过 1000 万美元, 在游说方面的花费接近 2500 万美元。美国国家研究所的报告指出, 过去 13 年里, GEO 向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独立党候选人捐赠 600 多万美元。

同时, 与私立监狱签订的高入住率协议, 也让州政府陷入被动。过去 10 年, 科罗拉多州的犯罪率下降了三分之一, 州监狱的囚犯数量也出现下降。然而由于州政府与私营监狱企业签订合同, 州政府便将 3000 名囚犯送往 CCA 的监狱, 而将州政府的公共监狱空置下来, 但纳税人还在继续纳税维护并未充分利用的州监狱。据估计, 为确保私营监狱入住率, 2013 年州政府浪费了超过 20 亿美元。

为了追求更多利润, 私营监狱企业会大幅削减相关经营成本, 包括降低培训成本、低薪聘用人员、降低安保水准以及削减医疗开支。CCA 的财报显示, 扣除利润, 其每名囚犯每天 41 美元的运营费用中, 有 65% 用来支付员工工资、福利及其他固定成本, 只剩下 35% 用于支付囚犯的食品、医

疗保健、戒毒康复和教育培训等。这也导致私营监狱经常出现食品供应短缺或不健康、不能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救治等。

私营监狱为了最大限度逐利, 低薪雇用低级员工, 大量削减对囚犯的教育和培训项目, 带来的恶果是私营监狱内部囚犯间的暴力攻击程度远远高出公共监狱。彭博社 2013 年的报告指出, 私营监狱暴力程度比公共监狱高出 3 倍。

而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是, 40% 的未成年囚犯被囚禁在私营监狱中, 一直饱受各种虐待。2009 年曝光的“孩子换金钱”丑闻, 揭露了私营监狱黑暗的一面。宾夕法尼亚州鲁泽恩县法院法官夏瓦瑞拉联合同伴收受两家私营监狱企业 260 万美元的贿赂, 作为回报, 他们从 2003 年到 2008 年间先后把近 3000 名无辜的少年送进少年监狱, 以增加囚犯数量。

近些年来, 私营监狱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美国司法部不得不正视私营监狱存在的弊端。其关于终止与私营监狱合作的决策, 可能会采取“现有合同到期后自动终止”的做法。

转向做移民生意

但美国司法部的新政策不会改变一个事实, 私营监狱企业仍能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那里获得不菲的利润。CCA 近几年与联邦监狱局的业务只占其总业务的 7%。当前 CCA 最重要的业务合作对象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以及司法部执法官局。



■ 美国私营监狱里的犯人

GEO 集团则是联邦监狱局最主要的合作对象, 联邦监狱局的业务占其总业务的 16%。现在, 两家公司都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当做它们业务增长的引擎。

9·11 之后, 非法移民拘留人数大幅增加。2009 年, 因违反移民法而进入联邦监狱的人数超过了暴力犯罪、武器犯罪和财产犯罪者数量的总和。如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每年关押至少 40 万非法移民, 拘留看守的费用超过 20 亿美元, 是 2005 年费用的 3 倍。2014 年, 将近三分之二的非法移民被关押在私营监狱企业经营的拘留中心, 到 2015 年这一比例已

增至 72%。2013 年, 私营监狱企业与 ICE 达成拘留配额协议, 保证每天被拘留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到 34000 人。

CCA 和 GEO 两家巨头已占据 10 个最大的移民拘留中心的八强席位。GEO 集团在 ICE 移民拘留系统的份额从 2010 财年的 15% 上升到 2014 财年的 25%, 利润从 2007 年的 4184 万美元增长到 1.43 亿美元, CCA 的利润也在 2014 年增长到 1.95 亿美元。2014 年 12 月, CCA 在得州迪利市的家庭拘留中心开业, 其与 ICE 签订了一份为期 4 年的合同, 仅 2015 年这份合约就为 CCA 带来 2.447 亿美

元的收入。

为了获得 ICE 的非法移民拘留配额, 私营监狱企业也是不惜花大价钱进行游说。虽然私营监狱企业声称不在有关移民政策问题上展开游说, 但事实上, 从 2008 年到 2014 年间, CCA 花费 1056 万美元在移民拘留和移民改革问题上进行游说。这笔款项中的 976 万美元, 就是用来直接游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拨款小组委员会。自 2010 年以来, CCA 将 75% 的游说资金用于游说该拨款小组委员会。不久前, CCA 聘请美国司法部执法官局的前负责人希尔顿加入其董事会。GEO 集团则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间花费 46 万美元, 就非法移民和移民拘留问题展开游说。美联社的报道称, 2005 年私营监狱企业游说达到顶峰, 使得 ICE 的财政拨款从 2005 年的 35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 2007 年的 47 亿美元。

专门关押非法移民的拘留中心也如其他的私营监狱一样, 因卫生设施不达标、医疗保健不到位、过度拥挤等, 遭到不少指责和批评。

在美国司法部宣布不再与私营监狱合作后不久, ICE 的一名官员表示司法部的决定不会影响其与私营拘留中心的合同。不过到 8 月 29 日, ICE 的上级部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杰·约翰逊表示, 国土安全部可能会跟随美国司法部的步伐, 终止与私营监狱的合作关系。这也意味着, 对于 CCA 和 GEO 这样的私营监狱企业来说, 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看世界》2016 年 9 月下

傅海澜传

董煜

20.第一次得到夸奖

北京有种小吃叫豆汁, 发酵之后酸酸的, 刚吃的时候觉得像馊了的泔水, 但海澜喜欢, 只要跟着母亲和玉华出门, 她都会让他们给买上一碗, 喝得小肚皮涨涨的回去。

过年的时候, 母亲还会带着海澜去买年货, 有家山西人开的大杂货店叫“隆景和”, 那里的老板是刘倬汉曾经的学生, 见到刘倬汉毕恭毕敬地称先生, 还经常会包点挂拉枣(满、蒙语, 去核的脆枣)、柿饼、瓜子等塞在海澜口袋里。在那时候, 这些零食都来之不易, 会被海澜非常节省地吃上很多天。

那年, 海澜无意中得到一棵瓜苗, 把它种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 天天浇水, 没想到还结了一个枕头大的傻瓜, 玉华看着傻瓜思忖了半天, 然后走到刘倬汉面前说, “大奶奶, 要是你钱宽裕的话, 买点肉, 我们包顿饺子吃”。那天, 就用海澜种的那个傻瓜做馅, 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饺子, 海澜也第一次得到了大家的夸奖, 心里美滋滋的, 但不知怎么, 以后再怎么种, 都长不出那么大的瓜来了。

傅经波的孩子们都喊傅云波二爹爹, 喊傅保罗小爹爹。二爹爹不常出去做事, 每天在房间不是习字就是作画。他喜欢喝点酒, 一喝多, 总会惹出点事来。有一天大概太闲着, 把海澜、履任等几个小点的孩子喊来, 说, “我给你们写上字, 你们都去门口给我站着, 有人见了会给你们好吃的”。海澜他们就都信了, 听凭二爹爹在他们额头上用朱砂写上字, 乖乖地去大门外站着。其实, 二爹爹写的都是骂人的话, 要被人见到了, 不仅不会有好吃的, 闹不好还会挨两嘴巴。何况, 站大门口那叫“站街”, 对大户人家女孩子来说是绝对忌讳的, 幸亏被李春看见了, 李春识字, 一见孩子们额头上写的那些个骂人的话, 赶紧把他们拉回家, 给他们一个个都洗了。李春告诉了刘倬汉, 刘倬汉找到傅云波, 说, “二爷, 你作弄孩子, 这可不好”。傅云波也自知理亏, 再说长嫂如母, 只能由着刘

倬汉说。

小爹爹喜欢养鸽子, 傅瑞卿看不惯, 老是骂他, “整天遛狗架鸟, 臭旗人习性”。小爹爹只比海澜大 12 岁, 两个人都喜欢玩, 能玩到一块。海澜经常跟着小爹爹爬房顶放鸽子, 有风的时候, 还会去房顶上放风筝。小爹爹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 知道怎么利用风向, 放得好的话, 那风筝可以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天一擦黑, 小爹爹还会让海澜再点个红灯笼为风筝“送饭”, 看着烛火的热气带着红灯晃晃悠悠地飘上天空, 海澜别提多开心了。

海澜的大姐二姐虽然年纪还小, 但举手投足都已是大家闺秀的模样, 只有海澜还是个野孩子。砖塔胡同里也有好几个大杂院, 海澜不避讳, 常去那里玩, 还跟大杂院的两个男孩子交了朋友。

有一天她跟着俩男孩去大杂院玩, 男孩的妈妈是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女人, 胖胖的, 一个挨一个养了 7 个儿子, 看得出他们家境困难, 屋里就一铺大炕和一个柜子, 别无长物, 但听说海澜是 20 号的傅家三姑娘, 男孩妈居然还拿出几个鸡蛋, 说是自家养的大油鸡下的, 不值钱, 让三姑娘带回去尝尝。海澜用衣襟小心翼地兜着鸡蛋回去了, 到了门口大喊, 李春! 李春! 李春打开门就问, 你这鸡蛋哪来的。海澜乐滋滋地说, 就胡同里那个爱骂人的太太给的。确实, 那家因为男孩多, 当母亲的经常因为孩子淘气站在门口骂孩子, 名声在外了。海澜又回西屋给母亲看, 还开心地说, 你看, 人家穷人都这么大方。

二姐铎若最反对海澜去大杂院玩, 说不听, 就告诉母亲, 刘倬汉嘴上说, “你别理她, 她就是个野土匪!” 但说归说, 还是由着海澜在大杂院玩, 并不拦着。

海澜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有一次, 胡同里纪家养的哈巴狗生了一窝小狗, 黑的白的, 可爱得不得了, 海澜跟母亲路过, 看见了, 就不愿走, 想让母亲讨要一只来养。母亲说, “养哈巴狗需要喂猪肝的, 我们连吃饭都要节省, 我们养不起”。海澜不信, 争辩说, “纪家还是拉洋车的呢, 他们怎么就养得起呢?” 母亲不理她, 一把拉着就走, 为此海澜心里还惦记了很长时间。

38.有一种去探险的感觉

我看看唐唐的那包丁香山楂吃完了, 就打算撤下他走了。唐唐似乎还不舍得分手, 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句: “我们家有沙发的, 很软的, 坐上去有弹性的。你们家肯定没有。”我和毛头都笑了起来。我说: “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家家都有的, 一点也不稀奇, 不过, 我们不叫沙发, 叫棉花胎。”唐唐笑了, 神气活现地说: “你们不懂的, 棉花胎是睡觉的, 沙发是专门给人坐的, 很厚的, 坐下去会弹起来的。你们都没看到过沙发。”我也笑着说: “棉花胎也很厚的呀, 你要是铺两条棉花胎, 那就更加厚了。棉花胎是睡觉的, 对啊, 但棉花胎也可以坐啊。不过, 你要是想坐下去以后弹起来, 那就要把棉花胎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天, 那样一坐下去, 就弹起来了。”毛头说: “你要是把棉花胎在太阳底下晒三天, 不, 晒五天, 那么, 你一坐下去, 就蹦一下, 把你弹到屋顶上。”唐唐急了, 说: “不是的, 不是的, 沙发是沙发, 棉花胎是棉花胎, 不一样的。”他说着拿出一截粉笔, 要在地上画给我们看。我们不要看, 一边走, 一边讥笑他连这个都搞不清, 沙发就是棉花胎, 棉花胎就是沙发。你们德心村人喜欢把棉花胎叫做沙发, 我们也没办法。

唐唐的表情很痛苦, 咬手指甲, 像是在挣扎。我们知道会有事发生, 就很耐心地等着。果然, 唐唐说: “我带你们到我家去。我家真的有沙发, 和棉花胎不一样的, 你们看了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们。”我和毛头欢呼起来。我们忽然有一种去探险的感觉。

在这之前, 我们从没有走进过德心邨的任何一道门, 每道门的后面似乎都隐藏着秘密, 否则你怎么解释德心邨里有好几个胖子。你看看同和里, 还有永福里、景福里、大同里和大福里, 你一家家数过去, 你都找不到一个胖子。同和里曾经出过一个胖子, 原来大家叫他“排骨”的, 瘦长条, 后来生腰子病, 按医生的说法叫做肾炎。那家伙只胖了两个月, 昙花一现, 病好了, 肉消掉了, 肉也缩回去了, 重新变成排骨。

我还一直惦记着传说中的画家家里的那些画, 这让我充满了好奇心。画家住在二楼。我和毛头曾经想到过, 到夜里, 一个人在下面

望风, 一个人爬水漏管上去偷看。后来为谁爬上去偷看, 谁在下面望风的问题, 我们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 而且那根水漏管离画家的窗口太远, 够不到, 这事也就作罢了。唐唐家就住在画家的对面, 这次有可能瞄到一眼。

从后门进去。上楼梯的时候唐唐做了个手势, 叫我们轻点。楼梯上去, 左面就是厕所,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只叫抽水马桶的大瓷缸,

忍不住嘴里“嗤”了一声。二楼全部是唐唐家的, 左边的通厢房住的是唐唐一家, 右边的通厢房住的是唐唐的阿妈和嬢嬢。唐唐的嬢嬢是个老姑娘, 你只要看到她一天到晚皱着眉头, 就知道这种女人一生一世也嫁不出去了。唐唐的阿妈鼻头旁边有颗黑痣, 属于地主婆的面相, 很凶。每次到弄堂里来拖唐唐回去吃中饭, 地主婆都会恶狠狠地瞪我们几眼。我们见她有点怕的。过了两年, 地主婆被揪住头发拎到台上去批斗, 我们才知道, 唐唐的阿妈真的是地主婆。怪吧?

唐唐用钥匙开门, 在门口换了双海绵拖鞋。我和毛头看到门口还有两双海绵拖鞋, 两个人眼睛发直, 也想脱了鞋子换拖鞋。我和毛头只穿过木拖鞋, 从来没有穿过海绵拖鞋, 心里痒丝丝, 想穿一次尝尝味道。唐唐轻声说: “这是我阿爸姆妈的拖鞋, 别人不许穿的。鞋子脱在外面, 你们赤脚进来。”这两天唐唐的阿妈去玉佛寺烧香, 就住在庙里, 不回来, 否则唐唐也不敢带我们去他家。

嬢嬢家里也是地板, 那地板太薄了, 直接搁在房梁上, 走在上面有弹性, 就像是在走跳板, 你都不敢跳, 一跳房子都会摇, 而且很可能跳出个洞来, 落到下面混堂的脚步里。嬢嬢家的地板一年到头都是潮的, 因为老虎灶和混堂里的热气从早到夜朝上面熏。这里的地板不一样, 硬的, 很干燥, 很滑腻, 而且干净明亮得有点过分了, 比我家的桌子还干净。我搞不懂, 你又不坐在地上吃饭, 要这么干净做什么? 赤脚走在地板上面, 感觉很怪, 地板像是有黏性的, 脚抬起来的时候, 会有嘶啦一下的声音, 每走一步, 都会留下一个白乎乎的印子, 等你走了几步回过头去看, 那些白乎乎的印子就像变戏法一样, 一点一点就消失了。

同和里

王承志

